

作者	牙醫系 陳俞汝
作品名稱	記憶
<p>「金魚只有七秒鐘的記憶，所以當牠游到水族箱的一端時，已然忘記另一端的風景，永遠不會感到無聊。」這個只是小時候聽過的故事，卻如印痕作用刻劃基因般深植腦海，對於記性差的我，大概是一種無關學習或記憶的烙印罷。</p> <p>求學時，「沒有童年」是馱在肩上的形容詞。聊天時提起我們都看過的那部卡通，我卻印象模糊，支吾的話語激不起共鳴。視網膜是一面光潔的鏡，電視螢幕發射的五彩斑斕射入眼中旋即反射，未曾傳遞到大腦皮質沉澱出長期記憶，徒留名稱的空殼作證據——原來我亦曾以時間交易回憶，雖然幾年後才收到姍姍來遲的四字簡訊：交易失敗。自此，每每聽到童年、遊戲、卡通等等關鍵字，趕忙把「沒有童年」云云從對方喉嚨中搶先撕扯掠奪而出，彷彿自我解嘲能夠解脫我的格格不入，減輕異類般的不適。</p> <p>令我困擾的不僅是兒時記憶的丟失，還有日常生活的健忘，以及不時迸發的記憶的空白。我總認為，名字有「魚」的諧音字和記憶不佳的毛病有所關聯，或許在算命阿伯從辭海撈出那五萬分之二方塊字的同時，就已命定。生活中的忘東忘西倒也非無法可治，幾張便利貼與一機在手，也可擋下不少試圖從腦袋溜走的記憶。</p> <p>令我不安的，是遺失那些人際關係中的共同記憶，然後在人我的對晤中看見自己日漸輕盈的靈魂，一個沒心沒肺的我：一個記不清三五好友那次出遊的我；一個記不得摯友分享過的私密心事的我；一個記不住自己曾經如何以文字或話語刺傷他人的我。當青春以反向加速度遠離，我開始害怕擅於「活在當下」的我，諷刺的是，有多少人仍掙扎在過去的傷痛記憶無法自拔。</p> <p>研究顯示，人類在遭遇重大創傷後，有時會出現選擇性失憶的症狀。如果說這樣的病症是情有可原的自我保護，那麼連美好記憶都一併失去的我又是為何？看著魚兒的嘴部頻繁地一張一闔，氣泡爭先恐後地浮出水面，那是牠們未竟的話語，一旦進入下一個七秒的週期就再也無法傳遞的真心，七秒漏盡時和世界的共鳴也會消逝。而氣泡最終會破滅，羈雜揉和在滿室空氣中逐漸死去。</p> <p>留不住的。我也曾試過挽留，寫日記記下生活大小事，平凡的日常以不精練的文字表達，流水帳式的日記失去了人情冷暖的溫度，更常常有所缺漏，像靜音的電影令人出戲，想在這繁忙生活步調中以文字重現一切本是妄想。從手掌心跌墜仆地的回憶如沙，再被時間一波又一波的海濤拍打沖刷然後無蹤，猛一鬆手，努力掙下的卻不一定是想留住的。</p> <p>日記不寫了，但某些義務性的紀錄工作依然得完成，像是中學聯絡簿的日記欄，聯絡簿並非私密空間，因此留下的文字大抵是紀錄性質，像是事件(最好是引人發笑的)或成就，而這些文字積累好幾個學期，最終還是送到了資源回收場，回收場的小孩熟門熟路地抽出幾本聯絡簿，津津有味地讀了起來，不時迸出的笑語或許也含有我生活的碎片吧！</p> <p>在這科技發達的世代，人們在社交軟體上傳圖文並茂的動態，既能記錄生活亦可與人互動。讚數、愛心數、追蹤數，被數字搖撼的人心，漸漸往虛榮的一端下沉，於是無時無刻都想著如何拍出、修出好照片，好塑造完美的社交形象，如此反而阻礙人們全身全心地感受當下，甚至有礙記憶的保存。而社交軟體對我，看似是能夠收藏吉光片羽的存在，然</p>	

而公開的性質常令我踟躕：既想留下真真切切的體驗與情感，讓所有昨日一路迤邐到未來，卻又想把真實想法藏的再深、再深一些，讓隱晦的暗喻成為人海中浮沉的餌，等著誰一眼看穿我的赤裸。這樣的拉扯與矛盾之下，我的社交軟體還是沉寂勝過了活躍。

無論是在過去聯絡簿中的，還是如今社交網站發布的動態，都不免摻和著自我塑造或回憶篩選，因此才有了赤裸展示的餘裕；而那幾只上了鎖的抽屜，在夜裡輾轉之際，情緒張牙舞爪之時開啟，好讓痛苦和慾望等等釋放開。塵封的記憶對我而言像抽屜裡的可分解塑膠袋，放著放著就被微生物蠶食鯨吞，以另一種能量形式消散於自然界。

J總是笑我記性太差，差到一個程度又顯得很單純，或許的確是如此吧？記不得的齟齬也沒有計較的必要。健忘的快樂大概亦根於此，我的自癒能力顯得特別好，畢竟不再鮮明的東西要怎麼令人痛苦。

只是偶爾會懷疑。奧美拉城人民的幸福建立於有意忽略的罪惡上，而我踩著名為健忘的梯將過去盡數踩在腳下，寬恕的同時意味著對自我罪惡的無知，何嘗沒有自欺欺人的成分？

只是偶爾會恐懼。因為有些聚合一旦散了，再也不會圓滿，像漫天的蒲公英從沒實踐過相聚的約定，只能一遍遍複習回憶中青澀的笑靨；有些人一旦走了，就再也沒有創造新回憶的共同時空，只能活在漸行漸遠的印象，甚至在回憶中死去第二回。

一次普通心理學課上，教授提到：「很多回憶雖難以回想，但記憶是確實存在的。」一番話霎時令我泫然，置身失而復得的錯覺。或許某些記憶的特徵不夠明顯，使我難以回想，但「記憶存在」的事實是鎖，只消找到一把鑰匙，救贖就會出現。也正因鎖與鑰的依存關係，不同情境下記憶或消失或出現，捉摸不定地逡巡於大腦無數道皺褶。

寫作可能會是救贖。曾經寫過與花有關的文字，從阿嬤菜園藤架上黃澄澄的絲瓜花，到兒時照顧過玫瑰、康乃馨等盆栽的二三事，還有那年一顆開花的樹與教我讀詩、讀詞、讀散文的你，當我把回憶種成了花園，色彩鮮明得像是不會褪色，靜靜地，在心內的一角閃耀。讓我印象深刻的抒寫還有那一次的緬懷——四年的日子倏忽即逝，再下個四年，回憶的主角已永遠缺席……我用盡全力將滿地的拼圖一一掇拾，一片、一片重新拼湊，那些年小教室裡的衝勁和溫馨，對比著今日無語的遺憾……把回憶聯結成生命難以遺失的重，經過思考與玩味重現成一群方塊字，這是屬於我挽留青春的方式。不需要讀者，無所謂讚數，一切只是單純的自我對話與抒寫。

然而，與健忘的毛病相比，失智就顯得可怖許多。從短期記憶開始腐蝕，運作異常的海馬迴一開始讓患者忘記上一餐吃了甚麼，病程逐漸發展，記憶、語言、判斷力、情緒的多重失調下，最後連親愛的人都識不得，生活更無法自理。曾聽過三年內走失了上百次的失智個案，相當於平均一個月走失三次……生為人淪落至此，大概也談不上什麼尊嚴，更無力守護那些最珍貴的記憶了。此外亦有早發型失智症，好發於五十到六十歲的成人，極其殘忍地剝奪生命璀璨的壯年，無論人生的上半場揮出多麼漂亮的安打，卻只能黯然退場，然後擔心自己會成為家人的負擔。

看著逐年攀升的失智比例，杞人憂天的獸有時會破出束縛對我咆哮——天生記憶不佳會不會是未來失智的高危險群？畢竟海平面一旦上升最先淹沒的是低窪地區啊。到時，不僅無法執行腦力大量消耗的寫作，連一般的思考和紀錄都困難重重……對於越恐懼的事，

總是越害怕揭開那層面紗吧，我一直不敢索求答案。所幸當我終於完成心理建設，鼓起勇氣找尋科學根據時，得到的答案是「健忘是失智的徵兆之一，兩者卻不能畫上等號」。無法預測的事還是別庸人自擾了，到頭來命運會給出一個答案，而生命還是會自己找到出路。

在很久很久以後，我才知道了魚類的記憶遠超過七秒。實驗證實了牠們也繼承趨吉避凶的天性，能夠長期記憶食物的所在和危險的訊號……啊，回憶的空白總是不能歸咎於名字。然而我從未奢望完美的記憶，畢竟擁有完美記憶的人恐怕難以寬恕，不論對自己抑或對他人，最容易跌入我執的深淵中。只是漸漸去接受，記憶不佳與所有個人特質相同，有著一體兩面的優點與缺點，痛苦並快樂著。

「妳，會記得我嗎？」很久以前，彷彿在上個世紀泛黃的夏日裡，曾經有人這麼問過我。

當我雙瞳不再刻劃你的容顏，眼神不再追著你的光芒，我大約會忘記很多很多——事實上我已經身不由己地這麼做了——但在電光石火的瞬間，回憶如天上繁星點點聚合成星座，雖然彼此實際上可能相距了好幾百光年，卻又在星空的平面交相輝映，而我，願當夜夜仰望星空埋首紀錄的觀星者，一遍又一遍，以一支筆、一張紙勾勒屬於自己的回憶星圖，春夏秋冬更迭，在永遠不可能完整的描摹中尋一份完整。

